

上

夺魂旗

●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青雲

远方出版社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夺魂旗

夺

魂

旗

上册

远方出版社

夺魂旗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经 销: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红星新华印刷厂

印 张:29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版 次:2000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144-0116-7/I.334

定 价:54.80 元(上中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景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鸚鵡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，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

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，更显恣肆浪漫，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，均以“剑”为名；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，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，刚健衬袅娜，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，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，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，皆风流蕴藉，令人心仪；而温馨漫漶的少女情怀，醉香迷人的烈妇心态，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，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入手，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皆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：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，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，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，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，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，又满篇的诗词歌赋，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，堪称台港“双璧”！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，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，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，常读常新。

内 容 简 介

江湖中人为了争夺“夺魂旗”你争我夺，互相残杀，整个武林被搞得一片乌烟瘴气，武林中的一个阴谋即将祸及武林。

有一位年青有为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的少侠上官录挺而走险，凭着一颗侠心终于粉碎了阴谋……

本书折生动，看了使人回味无穷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乾坤五绝.....	(1)
第 二 章	无字真经	(37)
第 三 章	云台双恶	(71)
第 四 章	同舟共济.....	(106)
第 五 章	天池盛会.....	(138)
第 六 章	穷家帮三异丐.....	(172)
第 七 章	谁真谁假.....	(204)
第 八 章	逞奇斗胜.....	(235)

第一章 乾坤五绝

天上没有飘着一朵云，却飞着许多鸟！

地上没有长着一根草，却躺着许多人！

黄……

这里是玉门关外的“白龙堆”，又名“库穆塔格沙漠”。

虽然比不上大戈壁那样的瀚海流沙，无限无际，但也日连云白，沙入云黄，任凭多好的千里明驼，或追风良骥，三两日间，休想走得出一片漠漠黄沙之外！

天尽头处，一抹苍黄之中，现出了两点白影，越来越大，渐渐地看出了是两匹白色骏马，东向疾驰！

马上人一老一小，老的约有五旬开外，一身淡灰色的葛布长衫，修眉细目，五绺须飘拂胸前，神态清奇高雅！

小的一个，才只十四五岁，但相貌灵秀已极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，开阖之间，竟也炯炯生威，神光不可逼视！

驰骤之间，少年手中马鞭遥指长空，偏头问道：“师傅！你看天上飞着那多的食尸鸟，难道地上躺着的那一片，全都是死人么？”

老者皱眉说道：“既然遇上，就是死人，也应为之掩埋，活人则更该援救，灵儿，你去把那些恶鸟赶走！”

少年档中使劲，白马加速前驰，到了躺着的那群人切近，挥手撒出数十枚青钱，惊得那些盘旋不去的食尸恶鸟，振翼高飞入云，然后往地上略一观看，策马回头，迎向老者叫道：“师傅！果然是堆死人，里面又有和尚，又有老道，约莫十几个呢！”

老者闻言面带诧异，催马上前，仔细一看，益发惊奇说道：“咦！‘少林’智镜禅师、‘武当’守一道长、‘钱塘双杰’、‘长白八雄’，这些武林中，天南地北……”

少年突然叫道：“师傅！你看这些死人横七竖八的，不是故意摆成像一面展开的旗子么？”

老者闻言大惊，注目看时，果然那些尸体，粗看上去，好似随地乱躺，杂乱无章，但细一观察，确是经人故意布置，摆成了一面

展开的旗帜模样！

老者不由激灵灵地，打了一个寒战，一面继续细察看尸体，一面口中叫道：“灵儿！你下马顺着这具被摆作旗杆尖端，‘武当’守一道长尸体头顶的方向，走上九九八十一步，驻足细看附近可有什么特殊之物？和它的大小数量，但绝对不准触碰，快些回来，告我知道！”

少年听师傅这样说法，心中疑惑不解，照着所说方向，一步一步，向东北数去。

老者把地上的一十二具遗尸，整个端详一遍，均看不出丝毫伤痕，只在每人的口角之间，发现微沁一点血迹！

老者俯身拨开一具死尸嘴唇，心中不由一惨，原来死尸口中，满含紫黑血块，但未及喷出，人已死去！

接连查看数尸，尸尸一样，老者心头已自雪亮，双眉紧皱，自语说道：“这事太怪了！难道真个是他？……”

自语未毕，少年已自跑回，向老者说道：“师傅！我顺着这位道长遗体的头顶方向，‘走了九九八十一步，仔细察看，除了在黄沙之中，插着三面七寸来长，画着一个黑骷髅头，和两根白骨的红色小旗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物件！”

老者双眉越发愁皱，一语不发，挥手示意少年上马，猛加鞭策，绝尘飞驰！

少年闷了一肚的哑谜，几度要想开口，都被师傅的严肃神色，和忧郁目光，吓得噎了回去。八蹄翻飞，直望甘肃、新疆交界的玉门关奔去！

这老者名叫谢东阳，一身武功，超群拔俗，因为久隐南疆，得号“南疆侠隐”！少年叫做上官灵，本籍浙江，因随父作吏南疆，不幸到任不久，父母双亡，被谢东阳爱他根骨灵慧，收为弟子，传授生平武学！

这次是因上官灵武功已有小成，谢东阳特地带他游览中原，见识见识故园风物。

二人拼命策马，直到进入玉门关内，谢东阳回望来路，黄沙漠漠，杳无人踪，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十余年未履中原，不想才到‘白龙堆’上，就遇见这等奇事，实在太险！”

上官灵见师傅开口便说“太险”，不由诧异问道：“师傅！我们在‘白龙堆’上，只看见几只食尸鸟，十二个死人和三面红色小

旗，险在哪里？”

谢东阳苦笑一声，还未及答他所问，忽然看见远远跑来一匹青色骏马，马上人白须飘拂，身材雄伟，穿着一件古铜色的大褂，面貌虽未看清，但身形太熟，不由脱口叫道：“马上来人可是‘银须剑客’方百川兄？小弟谢东阳在此！”

白须老者闻声，马行更急，霎时便到面前，纵声哈哈笑道：“谢贤弟一向可好？十多年不见，想煞方百川了！”

说完，见他与上官灵，全身上下满是尘沙，不由诧声问道：“谢贤弟因甚急事，如此狂驰，可否为我一道？”

谢东阳苦笑着说道：“此事委实太奇！百川兄，小弟虽然十余年未到中原，但那‘乾坤五绝’不是已有二十多年，未现江湖，且听人言，大平均已故去了么？”

方百川微微一愣，手指来路说道：“离此廿里左右，有一小镇，我虽有急事在身，但与贤弟这多年不见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抵足一宵，明天再走，我们有话，且到旅店之中，消消停停地说！”

遂策马回头，陪同谢东阳、上官灵，到那小镇旅店之中投宿。

客店甚小，店家送来酒菜，彼此就在房中随意饮酌。

谢东阳命上官灵见过方师伯，方百川仔细端详，不由赞道：“此子根骨极佳，贤弟务须好好调教，将来必是一朵颇为出色的武林奇葩！不过你带他游览中原，却有点不是时候，可知近来中原武林人物，个个是尽量敛刃藏锋，韬光养晦，不肯轻易抛头露面，以求避免来自无端的杀身横祸么？”

谢东阳诧异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

方百川道：“近半年间，有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，震慑了整个武林，平常那些脾睨叱咤，不可一世黑白两道英雄人物，个个旦夕且危，不知道在哪一天，无边厄运，会降临在自己身上！”

谢东阳越听越奇，问道：“这是三个什么故事？竟有如此威力，方兄请讲！”

方百川夹了一块牛肉，慢慢咀嚼，举杯就口说道：“贤弟方才问起‘乾坤五绝’，你对这五位神出鬼没的武林奇人，还记得么？”

谢东阳饮了一口酒道：“西道东僧，南笔北剑，夺魂旗！这五位绝世高人，怎会忘却？”

方百川又复问道：“五绝之中的互相功力高低，贤弟听说过么？”

谢东阳道：“详情小弟不知，听江湖传言，五绝之中，若论真实功力，似以‘南笔’略高一筹，但飘忽无迹，喜怒无常，和诡异无伦，却得数‘夺魂旗’为第一！”

方百川点头笑道：“贤弟所说不差，我所说的三个故事，就全出在这飘忽无迹，喜怒无常，诡异无伦‘夺魂旗’的身上！”

谢东阳想起“白龙堆”上所遇，犹觉惊心动魄！但暂时隐忍不提，只是催着方百川快说！

方百川又饮了一杯说道：“第一个故事是：当年‘乾坤五绝’，在峨眉金顶，互较绝艺，一直斗了五日五夜，几乎全都把真力耗尽，仍然分不出胜负输赢，彼此协议作为一律平手，停止比斗！并各运神功，把自己的代表暗记，刻在一块大石之上，永留纪念！刻完以后，‘惊神笔’的刻痕，要比其他四绝表记，稍深三分！所以江湖传言，‘乾坤五绝’虽然高下难论，若从这一点看来，‘南笔’在持久耐战的真力方面，仍要略为高出少许！这一次比斗之后，‘乾坤五绝’足有二十多年，不仅未在江湖行走，连生死都不为世晓！但在半年之前，峨眉金顶刻有五绝表记的那块大石，被人把‘西道’‘东僧’‘南笔’‘北剑’的表记，一齐毁去，只留下了‘夺魂旗’巍然独存？”

“这是何人所为？纵然‘夺魂旗’再度出世，似也不应该如此狂妄，方兄请讲第二个故事！”

方百川喝了一口酒道：“东南几省的绿林魁首，应推何人，贤弟总该记得？”

谢东阳略为思索答道：“可能要算那东海巨盗，以凶残狠毒著名的‘金蛟岛主’鲍长雄！”

方百川“嗯”了一声，点头说道：“鲍长雄威震东南，声势极大！但有一次出海做案，回岛以后，竟发现所乘‘金蛟巨舟’的船头之上，被人用鲜血画了一面‘夺魂旗’！鲍长雄一来睥睨已久，二来‘乾坤五绝’隐迹多年，声威渐弱，又倚仗着手下人多，所以并未怎的放在心上，哪知就在当夜，鲍长雄本人，和他的贼妻贼子，以及手下几个极恶穷凶的江洋巨盗，被人扫数杀光！‘金蛟岛’的一帮强人，也从此散伙瓦解！”

谢东阳倾杯抱掌说道：“鲍长雄称霸东海多年，两手血腥极重，除却此人，造福良民不少，倒是一件莫大功德！这位‘夺魂旗’，此事办得并不坏呀！”

方百川苦笑说道：“这位魔君，就是这样不可捉摸！金蛟盗穴被摧，鲍长雄全家被杀之事一传，江湖中正要‘夺魂旗’，恢复昔日的崇敬之时，突然又复出了一件怪事！”

谢东阳听得正有趣，急忙问道：“方兄不要乱卖关子，哪有多怪事？快快请讲！”

方百川长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件怪事，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故事，也就是我奔驰千里，仆仆风尘去往新疆，而巧在此地与贤弟相遇的原因所在！”

谢东阳闻葫芦越听越深，一迭声的催着方百川快说！

方百川摇头叹道：“吕梁山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，今年六十有四，早已不涉江湖恩怨，封刀归隐，安享余年！武林中不论黑白两道，均因此老前辈行道之时，重人轻己，仁义如天，一齐对他异常敬重！但月前怪事突来，常子俊老妻早亡，生有三子一女，一连两日，长次二子，均在睡梦之中，天灵盖上，插着一支三寸来长的‘夺魂旗’，丧失性命！这一来常子俊父子情深，目眦皆裂。他也不怕什么‘乾坤五绝’的名望避忌，因仇人手段太毒，不愿留他人，所以根本不向任何好友求助，只命三子常义，和幼女常碧云，端正好了家传独门暗器‘太阳神针’，自己也把封藏多年的一柄吴钩剑取出，父子女三人，坐以待旦，要等‘夺魂旗’再来之时，与其一死相拼！但等到鼓打三更，丝毫形影不见，常义好端端地亦自仆倒气绝，头顶之中又插了一支不知所来追魂夺命的‘夺魂旗’！不过这次旗上附有一个小小纸卷，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，三子齐亡，气急晕绝！还是常碧云姑娘，一面救醒老父，一面强忍悲愤，看那纸卷，原来‘夺魂旗’说是忽有急事待办，暂且宽他父女三月死期，到时必当再来，他们常氏一家，休想留一活口！碧云姑娘看完，瞒着老父，暗暗通知常子俊的几位生死之交，包括愚兄在内，彼此计议之下，觉得只有乘这三月限期，赶紧分头邀人助阵。不过像‘夺魂旗’这类对头，寻常武术之士，请来无异拉人下水，一齐送死！所以虽说分类邀人，其实极难着手！愚兄想‘乾坤五绝’之中的‘西道’天痴道长，昔日与我有段渊源，‘夺魂旗’既然再现江湖，何妨走遍阿尔金山天痴道长的旧居之处，倘或此人尚在，请得来时，我老友‘皓首神龙’常子俊和他女儿常碧云的性命，就有几分保全之望！所以日夜兼程，才在这玉门关内遇到贤弟！”

谢东阳摇头说道：“方兄幸亏遇到小弟，不然不但空劳跋涉，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凶危，也说不定呢！”

这回轮到方百川惊诧起来，皱眉问道：“贤弟何出此言？”

谢东阳答道：“小弟这趟东游，就是为了要带我这徒儿见识见识中原武林的高人绝学！路过阿尔金山，哪有不去参拜天痴道长之理？但白白翻越了多少峻岭崇峰，找到天痴道长的茅棚之中，只见蛛网尘封，哪有人迹？这还不关紧要，令人惊奇的是在‘白龙堆’沙漠以内，竟发现‘武当’守一道长、‘少林’智镜禅师、‘长白八雄’、‘钱塘双杰’的十二具遗尸，被人摆成了一面展开的旗帜模样！我反复猜测，想到‘夺魂旗’身上，遂命灵儿按着他的昔年规例寻找，果然发现了三面小‘夺魂旗’插在沙地之中！”

方百川瞿然惊道：“这‘夺魂旗’果真诧异绝伦！他是怎样把这十几位天南地北的武林健者诱来，害死在‘白龙堆’上！”

谢东阳也是瞠目莫知所对，上官灵听了半天，在旁插嘴问道：“师傅！那‘夺魂旗’害死那多人后还要插三面红旗在沙地上作甚么？”

谢东阳还未及答，方百川已先说道：“那‘夺魂旗’定有规例，杀人之后，若不留红旗，随时皆可收尸，否则就要照他所留旗数，陈尸几日，譬如你在‘白龙堆’上，看见他在沙中，插了三面红旗，就表示那十二具尸体，一定要三日之后，才准收埋！倘若期前有人妄动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听得店主人在门外责怪伙计，不该在墙上乱画！

谢东阳、方百川同时心中一动，走到店外一看，不由心头腾腾乱跳。原来店房粉墙之上，被人画了一面旗帜，当中赫然又是一个骷髅，及两根交叉白骨！

方百川双眉紧皱，吩咐店主人不要大惊小怪，夜间更须约束店伙，静静安眠，无论有甚响动，不可惊扰！店中任何损失，均由自己负责！这墙上所画，也由它自去，暂时不可涂擦！

边荒一带，异人颇多，店主慑于方百川的气宇神情，只有唯唯应命！

回到室中，谢东阳愁眉深锁，向方百川问道：“方兄你看，这算是从何说起？店中别无其他旅客，墙上‘夺魂旗’分明是为我们而画！但小弟师徒，与中原武林，素无恩怨，怎……”

上官灵见师傅这等愁急，不解问道：“师傅，那‘夺魂旗’摸上去软绵绵，轻飘飘，就是一根竹棍上面，绑着一块红绸，有甚可怕？”

谢东阳闻言大吃一惊，寒脸急声问道：“灵儿讲老实话，你在白龙堆上，动过那‘夺魂旗’没有？”

上官灵见师傅发怒，噤嘴说道：“我看那旗子作得精致好玩，拔了一面带来……”

谢东阳钢牙猛挫，右掌一扬，但看见徒儿那副天真神态，忍力未发，“咳”的一声长叹，一拳捶在桌上，震得酒倒盘翻，切齿说道：“初次带你历练，便闯下如此滔天大祸！你拔了这一根‘夺魂旗’害得我师徒惨死不说，连你方师伯也牵连在内，却叫我怎生交代？”

上官灵从师十年以来，从未受过一句疾言厉色，听谢东阳如此怒骂，不由眼圈一红，泫然欲泣！

方百川知道事已至此，急怒无用！他到真和这上官灵投缘，拍拍他肩头慰道：“上官灵侄不要害怕，把你拔来的‘夺魂旗’给我看看！”

上官灵从怀中摸出一面红色的小旗递过，方百川反复一看略为思索，向上官灵道：“贤侄去向店家借点笔墨使用！”

上官灵出房自去，方百川向谢东阳笑道：“稚子无知，贤弟何必气恼？我们老兄弟均是五十许人，真若在此边荒并骨，渐也不是一件憾事！不过任凭他‘夺魂旗’威震天下，名列‘乾坤五绝’但你我弟兄数十年的精纯锻炼，也不见得就庸劣到一筹莫展，束手待毙程度！”

谢东阳双眉一挑，英气勃发，朗声说道：“谢东阳并不是贪生怕死之流，我不过因方兄为了与我叙阔，才被劣徒所累，牵入这场重大风险，心中太已歉疚……”

方百川不等谢东阳说完，接口笑道：“你我道义生死之交，贤弟不必再讲这些，我方才想出一计，倘行不通时，你我今夜就拼着肉成血水，骨化飞灰，也要斗斗这震慑天下的神奇人物！”

说完竟把手内那面“夺魂旗”，一折一撕，成了两半。

谢东阳瞳目凉奇，正欲问故，上官灵业已借得笔砚回房，方百川拿起撕成两半的“夺魂旗”，笑向上官灵道：“贤侄随我到店外一看？”

谢东阳满腹疑云，不知道方百川葫芦之中，究竟卖的甚药？也自随出观看！

此时天色已晚，这旅店是在小镇东南，镇上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家，街头已自一片沉寂！

方百川在那店墙以上，画有“夺魂旗”之处，举起手中两片残旗，暗运内力，把旗插入墙缝以内，然后从上官灵手中，取过笔砚，竟在所插“夺魂旗”上方，大大画了一枝云拂！

那云拂画得与普通所用，略有不同，拂柄甚短，但拂尾却长得有点过份！

回到屋中，谢东阳皱眉问道：“方兄！你这‘画龙震虎’之计，能有效么？”

方百川摇头苦笑说道：“这也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治而已！我国地处西陲，离天痴道长所居的阿尔金山，不算太远，‘夺魂旗’竟敢在白龙堆上，任意伤人，天痴道长如未羽化超升，仍在人间，出面与他周旋，并不是太不合理！所以才画了代表天痴道长的表记‘长尾云拂’不管有用无用，至少‘夺魂旗’在动手之前，总不会算上几分顾忌，对我们总有利无害！”

谢东阳见方百川虽然脸带愁色，但仍镇定异常，遂也把生死二字丢开，哈哈笑道：“‘夺魂旗’昔年本已威震宇内，二度出世以来，听那几桩故事，声势更足慑人，小徒与方兄，对他所留信物，居然一个敢拔，一个敢毁，今夜如可安然度过，到得中原，这‘王门走巧翻夺魂旗’，到是为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呢！”

方百川只是连连苦笑摇头，三人把兵刃暗器，一齐备妥手边，静坐调神，以待大敌！

一直等到五更将尽，“夺魂旗”音讯杳然，方百川与谢东阳，深知这“夺魂旗”向来寻仇杀人，均在三更至五更之间下手，绝无异说设计早例外！

此时时辰将到，人未见来，难道方百川所画“西道”表记“长尾云拂”，居然有此灵效？

越是只剩下这刹那光阴，方谢二人心情，越是沉重！感觉到每一分一秒，均在死亡威胁之中，且对手过分神奇，从往例看来，正不知其所自来，去不知其所自去，连意图拼死一战，都有点不容易！

上官灵却初生之犊，不畏猛虎，他才不管什么“乾坤五绝”和

“夺魂旗”，坐在长凳之上，背倚墙壁，睡得香甜已极！

晨鸡一唱，东方微白，二人心内顿宽，知道业已度过一次大难，彼此额手称庆不已！

方百川远奔新疆之故，就在于求请天痴道长！但听谢东阳说是已先率徒去过，天痴道长不在阿尔金山旧居之内，当然不必再行徒事跋涉，一谢东阳师徒，并无固定去所，遂邀他们一同先回吕梁山老友“皓首神龙”常子俊之处，看看其他分头求助之人，请来了多少高手？再作决策！

谢东阳师徒自无异议，三人一齐策马向东，走到日正当中，正好是在“哈拉湖”边一片密林之外。

入林不远，便看见一颗大树的树干之上，插着一面七寸来长的红旗，迎风摆拂！旗上所画的骷髅白骨，触目惊心，正是昨夜曾使人提心吊胆，但终于未曾寻到的“夺魂旗”，今天居然又在此处出现！

谢东阳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勒缰停蹄，向方百川说道：“方兄，‘夺魂旗’不是自订规例，再重的冤仇，也必在每夜三更至五更之间，追魂夺命！怎的此时此地，突现此旗，难道像他们‘乾坤五绝’这等人物，竟也自食其言，破例行事么？”

方百川眉头深皱，说道：“这‘夺魂旗’二度出世以来，行径较前更为不可捉摸！我们还是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树林深处，突然传出一种极细极低，但又一字一字，极为清晰的语声说道：“无知鼠辈！吃了什么熊心豹胆？拔我神旗之后，居然竟敢撕毁，并还假借天痴老杂毛之名，弄那玄虚！怎不想想，就是老杂毛亲自在此，他那点本领，也不过只配念念经，捉捉鬼，一样看不在我的眼内！屡屡犯我规例，死不容道，昨夜我不过因事未来，今日特地抽出片刻光阴，在此相待！‘阎王注定三更死，决不留人到五更！’这几夜，我因夜夜有事，对你们格外施恩，改在白日行诛，免得死后坠入黑暗地狱，腐草秋萤，不必妄自张致，还是等死的好！须知这种机缘，已太难得，死在‘夺魂旗’下之人，多少是算有点福份的呢？”

跟着便是一阵森森阴笑，笑声就和方才的语音一样，又低又细，宛若一缕游丝，飘扬空际，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慑人力量，听去不由心神皆悸，毫发齐竖！且笑声极长，好似从不换气，并且还飘忽无定，忽似在东，忽似在西，忽似就在近身林木梢头，忽似

远在十丈之外！三人三骑，简直便如被这笑声，包围在内！

方百川、谢东阳自一闻林内语音，便已率领上官灵，翻身下骑，各亮兵刃，护住当胸留神戒备！

林内人语音一停，笑声一发，方百川、谢东阳万念俱灰，因为久知这是“夺魂旗”最著名的“勾魂阴笑”，不遇深仇大敌，从不轻发！这次大概因是自己撕毁他成名表记，怒极而来，才把一行三人，当作了无比深仇看待！照他往例，“勾魂阴笑”一停，杀手立至，并还处置得极其惨酷！

但人处必死之地，心境反而泰然，谢东阳拉着爱徒上官灵，招呼方百川，背靠一株合抱巨树而立，这样可以免去后顾之忧，专心防御前方，注意正面攻击！

“夺魂旗”所发“勾魂阴笑”，越笑越低，渐渐到了似有似无程度，方谢二人知道惨辣毒手瞬刻即至，越发纳气凝神，屏息静虑，随着飘忽不定笑声方向，严密注视！

上官灵为这“夺魂旗”，挨了师傅一顿怒骂，早就恨在心头！此时见他人不露面，就凭一阵森森阴笑，把师傅和方师伯，弄得那等紧张，他哪里懂什么笑声一停，毒手立至，竟自高声叫道：“‘夺魂旗’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！光会躲在林中鬼笑，有本领的出来比划比划！”

话完，似乎隐隐约约听得身后林中，有人低低说了一个“好”字！

这时，“夺魂旗”的“勾魂阴笑”已收，但却未见有甚毒手发出，只由当空轻飘飘地落下三张树叶，每一张树叶之上，均插着一枚三寸金针，金针上面，缠着一条小小红绸，其中有一条红绸随风摆拂，上面赫然又画的是那使人触目凉心的骷髅白骨！

三人正在莫名其妙，身后林中，又是一阵笑声传出！

但这笑声，与先前所谓“夺魂旗”的“勾魂阴笑”，截然相反！“勾魂阴笑”是越笑越低，越笑越细，后来所发笑声，却是越笑越高，越笑越洪！“勾魂阴笑”是森冷凄厉，慑人心魄！后来所发笑声，却是激昂苍壮，裂石穿云！

一阴一阳，一柔一刚，先后两种笑声，相映成趣！但也把方百川、谢东阳及上官灵三人，笑了个一头玄雾，满腹疑云，呆呆莫知所措！

高洪长笑一停，先前“夺魂旗”的那种细如蚊哼，冷酷无情的